

妈妈的味道

□吴宇

灶台是冷的。

我推开厨房的门，一股沉闷的空气扑面而来。铁锅挂在墙上，生了薄薄一层锈。砧板立在水池边，干得裂了一道细纹。油烟机沉默着，像一只累了多年的老兽，正安心睡着。

妈妈已经好几天没下厨了，饿了就随便找点吃的。最近，她腰背疼痛。医生说，这是老毛病，治不好的。

我站在灶台前，努力想从这冷清里打捞点什么。可什么也打捞不起来。只有窗外的光斜斜地照进来，把案板上的灰尘照得清清楚楚。

记忆里的厨房不是这样的。

那时候灶台是热的，一年四季都热。妈妈围着那条蓝布围裙，在油烟里转来转去。锅铲碰着铁锅，当当当的响。葱花丢进热油里，刺啦一声，香味就窜出来了。

我放学回家，书包还没放下，就闻见味道。今天是红烧肉，明天是清炖带鱼，后天可能是她拿手的糖醋排骨。那些味道像绳子一样，把我从门口一直牵到厨房。妈妈总是头也不回地说：“洗手去。”手也不停，锅铲翻飞，像在跳舞。

可我那时候不懂。我嫌她做的菜太家常，不如街口的快餐够味。有几次她把菜端上来，我扒了两口就放下筷子，说想吃汉堡。她愣一下，解下围裙擦手，说：“那我去买。”

现在想想，她那天做的，是她最拿手的红烧肉。肉炖了两个小时，用筷子一夹就散。

后来我去了外地读书、工作。偶尔回家，妈妈总要张罗一大桌子菜。我说不用这么麻烦，她说麻烦什么，又不累。她的手那时还稳，还能把豆腐切成细丝，还能包出十八个褶的包子。我坐在客厅玩手机，听见厨房里锅碗瓢盆响成一片，觉得那声音吵，也没想过进去帮一把。

有一年冬天，雨下得很大。我加班到深夜，饿得胃疼，便利店也关了。我一个

人走在空荡荡的街上，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。就在那时候，我忽然闻见一股葱花的香味。不知道从哪户人家的窗户里飘出来的。我站在雪地里，哭了。

那天晚上我想了很多。想妈妈在厨房里的背影，想她头上落的面粉，想她每次看我吃饭时那期待的眼神——“咸淡合适吗？”她总是这么问。我说合适，她就高兴。我说咸了，她下次就少放点盐。我说淡了，她就往碗里加点酱油。我所有的挑剔，她都默默接着，从来没嫌过烦。

可我呢？我连帮她洗一次碗的耐心都没有。

这次回来，我主动说要做饭。

妈妈坐在客厅的沙发上，远远地看着我。

我把菜洗了，把肉切了，开火热油，葱姜蒜丢进去。刺啦一声响，油烟冒起来，熏得我睁不开眼。我笨手笨脚地把菜倒进去，翻了几下，发现火太大，又赶紧关小。手忙脚乱地折腾半天，终于端出一盘黑乎乎的炒青菜和一盘半生不熟的肉丝。

妈妈夹了一筷子，慢慢嚼着。嚼了很久，然后说：“好吃。”

我鼻子一酸。

我知道不好吃。但她说好吃，因为这是我做的。就像当年她做的每一道菜，我都说好吃或不好吃，说的只是菜。她说好吃，说的是我。

那天下午，我扶着妈妈去阳台晒太阳。路过厨房时，她忽然停下来，朝里面望了一眼。灶台还是冷的，锅还挂在墙上。她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望着。

那一刻，我忽然明白，妈妈的味道不是一种味道。是灶台热着，锅铲响着，有个人在油烟里为你忙着；是你推开门，就能闻见的葱花味；是你喊一声“妈”，就有人回头问你饿不饿。

太阳很好，照在阳台上，照在妈妈花白的头发上。我坐在她旁边，什么话也没说。风从远处吹过来，吹过对面的屋顶，吹过院里的树梢，最后轻轻地落在我们身上。

我想，这个味道，也要开始学着记住了。

爱是相互给予

□周江川

春雨润如油，但当我驾车行驶在高速公路上时，却有些不喜欢。它们肆意扑打在车窗上，迷了我的视线，让黑夜里的高速路显得格外绵长。

正月初七，这个春节的最后一天。晚上7点20分，我们不得不下高速，本来回到家应该是五个小时的路程，这春雨哗啦啦地就把时间刷成了六个小时。人算不如天算，多了一个小时，电车的电量撑不到家，只好找个地方给电车充电。

儿子的电车充电需要半个小时，于是，肚子趁机就把饥饿给搬了出来。

雨突然停了，像是有一缕缕愧疚，怕见到我们。或许是雨水的缘故，街道两旁的路灯显得微微疲倦，懒散的光只能照亮它们自己脚下的一点点路面。眼前一片安静，没有行人，偶尔有一辆车飞驰而过。

妻子把我们开的车停好，下车看见冷清与灰暗，脸色瞬间不美好了。

“给你说了，不要让儿子和我们一起来，你怎么就不听呢？”妻子埋怨道，“看看，这都几点了，明天他们还要开车回去。”

一脸愕然的我心情开始凌乱，这能怪我吗？

还好，拐角有家“老陕油泼面”面馆灯火通明，敞亮。这根“稻草”暂时让我避开了妻子的锋芒。

这事真的不能怪我。

初四，儿子的假期到期，他要回温州，初五上班。今年的春节假期有9天，到初七还剩3天，妻子想多陪陪儿子。看见妻子可怜巴巴期待的目光，我只好请假

和妻子一起开车送儿子回温州。毕竟，我是不放心妻子一个人开车回来的。

儿子一听我们要送他回去，在他那住两天，他娘要去给他包点饺子冻上。目光闪烁间，母子连心。一通电话过后，他便和同事换了一个班，改变计划，决定初五陪他娘去横店影视城逛逛。

我恍然领悟了耶鲁大学社会/人格心理学教授玛格丽特·S·克拉克(Margaret S·Clark)提出的“共有应答性(Communal Responsiveness)”的光芒所在，爱是给予，不求回报！

初五晚上回到温州，儿子又请了3天假，准备陪他娘去看一下专家门诊，治疗一下妻子一直关心的小腿静脉曲张。初六专家诊断，年后再手术。

初七，儿子突然决定和一位同事好友一起开车陪我们回舟山。

来来回回，这个春节仿佛被浪费了！但是，我却感觉漫天都是暖暖的粉红色。妻子担心儿子明天开车的安全，我不担心，这就是生活，想走就走的生活，有爱就无敌。

面馆里只有我们五名顾客，老板是一名干净、利落的中年女性，她身边还有一名中学生模样的女孩，从长相上看应该是她的女儿。老板是陕西人，油泼面做得很地道。

一边吃着热乎的油泼面，一边看着儿子同他的好友开心地谈论。想起儿子刚大学毕业的时候，我曾和他商量，希望他以后工作的地方，离我们开车不超过五个小时的路程。我想，儿子毕竟是把我的这份心愿，放在了心里。

一小块苹果的“反哺”温情

□余国定

转眼间，人生已步入花甲之年，眼渐花、耳渐沉，双鬓也染上了白发。走在这个世间，不知不觉已度过大半辈子。

我生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，那是一个物质不算富裕的年代，但生长在舟山群岛这座千岛之城、鱼米之乡，回想起来，倒也尝遍了人间五谷杂粮，享尽了大海馈赠的鲜鱼美味。然而那天尝到的一小块苹果，看似平常、名气不大，却成了难忘的人间至味——那份甜润可口、沁人心脾的滋味，至今令我回味无穷。

这苹果是儿媳特意给孙子买的，产自新疆的黄元帅苹果。它新鲜脆甜，口感细腻，甜度适中，果肉软硬得宜，易于消化且营养丰富，尤其适合幼儿食用。

快递员将苹果送到家里后，妻子随即开箱取果，拿刀为孙子削去果皮，切成小块。第一块递到孙子手中——他还不到二十个月，刚学会走路，只会咿咿呀呀地叫“爸爸、妈妈”，“爷爷、奶奶”尚且叫得不勤。接过奶奶给的苹果，孙子并没有马上放进嘴里，而是用双手小心捧着，迈着轻快的小步子，从客厅一路小跑到厨房。当时我正在洗鱼、准备

午饭，听见身后有动静，转身便看见孙子站在身旁，仰着小脸，举着小手，笑容满满地把苹果递到我手里。那一瞬间，我竟不知该说什么。时值小寒，天气清冷，可我心里却一下子暖了起来，头顶仿佛都冒出了热意。我二话没说，一口吃下苹果，满心的喜悦顿时涌起，随着血液流淌全身。

去年6月，孙子来到这个美丽的世界。随后，我和妻子一同离开老家岱山，来到人生地不熟的杭州，只为照顾孙子，在这座城市安稳住下。每日买菜做饭、扫地看娃，日子在重复的琐事中流转。远离故土与亲朋，一刻不停地围绕着孙子，有时难免感到些许寂寞与无奈。但看着孙子一天天长大，幸福与快乐也与日俱增。而孙子这小小的举动，更让我感到无比的欣慰与欢喜。

孙子的这个行为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：为人父母、为人祖辈，我们对孩子的每一点关心、每一份爱护，哪怕他年纪还小、言语未通，却已能用稚嫩的心灵辨认出何谓爱、何谓关怀，并且以自己单纯的方式，回应大人给予他的家的温暖。

